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韻語陽秋卷十二至十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璉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朱鈴

校對官中書臣王瑄

謄錄監生臣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

韻語陽秋卷十二

宋 葛立方 撰

不立文字見性成佛之宗達磨西來方有之陶淵明時
未有也觀其自祭文則曰陶子將辭逆旅之館永歸
於本宅其擬挽詞則曰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其
作飲酒詩則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此中有真
意欲辯已忘言其形影神三皆寓意高遠蓋第一達
磨也而老杜乃謂淵明避俗翁未必能達道何耶東

坡諗陶子自祭文云出妙語於續息之餘豈涉生死之流哉蓋深知淵明者

世稱白樂天學佛得佛光如滿旨趣觀其吾學空門不學僊歸則須歸兜率天之句則豈解脫語耶元微之詩雖不及樂天遠甚然其得處豈樂天所能及哉其遣病詩云況我早師佛屋宅此身形捨彼復就此去留何所縈前身為過迹來世即前程蛻骨龍不死蛻皮蟬自鳴則與賈誼忽然為人何足控搏化為異物又

何足患之語何遠耶孟郊未嘗留意於此而弔元魯
山詩有苟含天地秀皆是天地身之句亦可嘉矣

杜牧之郡齋獨酌詩云屈指千萬世過如霹靂忙人生
落其內何者為彭殤非心地明了貫穿道釋者不能
道也及觀其自撰墓志又忍死作別裴相之章則知
獨酌之詠豈空言哉

李白跌宕不羈鍾情於花酒風月則有矣而肯自縛於
枯禪則知淡泊之味賢於啖炙遠矣白始學於白眉

空得大地了鏡徹回旋寄輪風之旨中謁大山君得
冥機發天光獨照謝世氛之旨晚見道崖則此心豁
然更無疑滯矣所謂啓開七窓牖託宿掣電形是也
後又有談元之作云茫茫大夢中唯我獨先覺騰轉
風火來假合作容貌問語前後際始知金僊妙則所
得於佛氏者益遽矣

許渾送栖元棄釋奉道詩云僊骨本微靈鶴遠法心潛
動毒龍驚送勤尊師自邊將入道詩云蒼鷹出塞邊

塵滅白鶴還鄉楚水深送李生棄官入道詩云水深
魚避釣雲迴鶴辭籠皆獎之也至送僧南歸詩則云
憐師不得隨師去已戴儒冠事素王豈渾亦有逃儒
之意耶

錢起投南山佛寺云洗足解塵纓忽覺天形寬庶將鏡
中像盡作無生觀蓋知百骸九竅本非天形至悟真
寺詩云更聞東林磬可聽不可說興中尋覺化寂爾
諸象滅蓋知妙明真心不關諸象起於是理亦可謂

超然者矣

蘇子由病酒肺疾發東坡告之以脩養之道有曰寸田可治生誰勸耕黃糲探懷得真藥不待君臣佐初如雪花積漸作櫻珠大隔牆聞三嚙隱隱如轉磨此鍊炁法也後至海上有道人傳以神守氣之訣云但向起時作還從作處收故天慶觀乳泉賦及養生論龍虎鉛汞論皆析理入微則知東坡於養生之道深矣子由誦楞嚴經悟一解六亡之義自言於此道更無疑

然其作風痺詩乃有數盡吾則行未應墮冥漠之句
則於理尚有礙也而東坡乃謂子由聞道先我何耶
東坡奉新別子由詩云何以解我憂粗了一事大哭
遜兒詩云中年忝聞道夢幻講已詳故贈錢道人詩
云首斷故應無斷者冰消那復有人知主人若苦今
儂認認主人人竟是誰又云有主還須更有賓不如
無鏡自無塵只從半夜安心後失却當年覺痛人
贈東林搃老詩云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

身夜來四萬八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如此等句雖宿禪老衲不能屈也

柳展如東坡甥也不問道於東坡而問道於山谷山谷作人詩贈之其間有寢興與時俱由我屈伸肘飯羹自知味如此是道否之句是告之以佛理也其曰咸池浴日月深宅養靈根胃中浩然氣一家同化元是告之道教也聖學魯東家恭惟同出自乘流去本遠遂有作書隸是告之以儒道也

歐陽永叔素不信釋氏之說如酬淨照師云佛說吾不學
勞師忽歎關吾方仁義急君且水雲閑酬惟悟師云
子何獨吾慕自忘夷其身韓子亦嘗謂收斂加冠巾
是也既登二府一日被病亟夢至一所見十人冠冕
環坐一人云叅政安得至此宜速反舍公出門數步
復往問之曰公等豈非釋氏所謂十王者乎曰然因
問世人飯僧造經為亡人追福果有益乎答云安得
無益既寤病良已自是遂信佛法文康公得之於陳

去非去非得之於公之孫恕當不妄葉少蘊守汝陰
謁見永叔之子棐久之不出已而棐以數珠出謝曰
今日適與家人共為佛事葉問其所以棐曰先公無
恙時薛夫人已如此公弗之禁也

歐公嘗為感事詩曰仙境不可到誰知仙有無或乘九
班虬或駕五雲車往來幾萬里誰復遇諸塗又為僊
草詩曰世說有仙草得之能隱身僊書已恠妄此事
況無文則凡神僊之說皆在所麾也而贈石唐山人

詩乃云我昔曾為雒陽客偶向岩前坐磐石四字丹
書萬仞崖神清之洞鎖樓臺雲深路絕無人到鸞鶴
今應待我來何耶蔡約之云公守亳社日有許昌齡
者得神僊之術來游太清宮公邀至州舍與語豁然
有悟一日公問道許告以公屋宅已壞難復語此但
明了前境猶庶幾焉所謂石唐山人詩乃公臨終寄
許之作也

余曾祖通議楊寘榜登科未四十致政享年八十七居

江陰軍青陽之上湖自號草堂逸老叅佛日契嵩遂
悟真諦嘗與嵩詩云山禽啼曉四時別林藪戰秋千
里空又云我悟儻來空世界師知休去忘形骸又與
智能上人詩云色空了了空還孰體相如如即相非
則知所得深矣又讀道藏一過故見於篇詠者多真
仙語如仙莖屢隕三危露真館常開四照花鵲炷曉
煙飛玉筒琅池秋水接星槎又云鍊成真炁發雙華
還向囊中祕玉霞咒水夜潭龍怖劍弄雲秋嶺鶴看

家皆佳句也有注證道歌方外言詮行於世上湖集
二十卷弋陽酬唱三卷隱居唱和十卷藏於家

王勃示知己詩云客書同十奏臣劍已三奔則不為無
意於功名者夢游仙詩云乘月披金枝連星解瓊珮
則不為無意於神仙者是以登葛嶺山而思武侯之
功宿仙居觀而思霓衣之侶也又觀述懷擬古詩云
僕生二十祀有志十數年下策圖富貴上策懷神仙
而二志竟不遂可勝歎哉

漢武好大喜功黷武嗜殺而乃齋戒求仙畢生不倦亦可謂癡絕矣李頎王母歌云武皇齋戒承華殿端拱須臾王母見手指元梨使帝食可以長生臨寓縣又云若能鍊魄去三尸後當見我天皇所觀武帝所為是能鍊魄去三尸者乎善哉東坡之論也安期與羨門乘龍安在哉茂陵秋風客勸爾麾一杯帝鄉不可期楚些招歸來言武帝非得僊之姿也又有安期生詩云嘗干重瞳子不見龍準翁茂陵秋風客望祖猶

蟻螽海上如瓜棗可聞不可逢言安期尚不見高祖
而肯見武帝乎其薄武帝甚矣吳筠覽古詩云嘗稽
真仙道清寂秘衆煩秦皇及漢武焉得游其藩既欲
先宇宙仍規後乾坤崇高與久遠物莫能兩存矧乃
恣所欲荒淫伐靈根安期反蓬萊王母還崑崙此詩
與東坡之旨合

遠師作白蓮社與謝靈運陸脩靜等十八人為社客獨
陶淵明不肯入社視衆人固已高矣無為子楊次公

又從而笑之其作廬山五笑於陶有曰我笑陶彭澤
聞鐘暗皺眉籃輿息回去已是出山遲視彭澤又高
一著矣

佛氏經律論合五千四十八卷寘之大藏所以傳佛心
印作將來眼所補大矣樂天詩詞其間何所不有而
寘大藏何耶東都聖善寺蘇州南禪院各有之且自
著集序李公垂作詩美之曰永添鴻寶集莫雜小乘
經所謂盜憎主人者耶又觀題文集云身是鄧伯道

世無王仲宣只應分付女留與外孫傳於身後名亦
太孜孜矣

自左元放蟬蛻之後金丹九轉之妙不聞葛玄之弟子
鄭隱得其訣玄之從孫諱洪乃加赤袒肘伏之禮而
師之於是密訣再傳按九域志葛洪鍊丹之處在天
下者十有三湖州烏程縣葛山者其一也山之上丹
竈尚存人傳風雨之夕有大毬吞吐岩谷間其徒以
為丹光亦異矣山之麓有普照觀生者浩然頗有道

業余嘗贈之四絕句云餐霞吸粲炯方瞳時著青裙
拜木公玉女投壺天為笑却來繡嶺伴仙翁丹成誰
羨伯陽山白犬騰空恐浪傳未似尊師得丹訣火毬
吞吐葛山前靈桃入手亦艱勤正一門中近策勳未
說趙昇王長在鵲鳴衣鉢已輸君舊得陰符虎口岩
素書添軸玉函緘君方濡筆書靈篆已有飛來青鳥
銜山之下號菁村蓋仙翁手蒔黃精取以壽其鄰里
者故以名云

大觀中吳興郡有邵宗益者剖蚌將食中有珠現羅漢
像偏袒右肩矯首左顧衣袂畢具僧俗創見遂奉以
歸慈感寺寺臨溪流建炎間憲使楊應誠與客傳玩
之次不覺越檻躍入水中亟禱佛求之於煙波渺茫之
中一索而獲噫亦異矣葉少蘊有詩云九淵幽怪舞垂
涎遊戲那知我獨尊應跡不辭從異類藏身何意戀
窮源歸來自說龍宮化久住方驚鷺嶺存此話須逢
老摩詰圓通無礙本無門曾公衮云不知一殼幾由旬

能納須彌不動尊疑是吳興清霅水直通方廣古靈
源月沉濁水圓明在蓮出污泥實性存隱現去來初
一致莫將虛幻點空門一時名公和篇甚衆今藏慈感
寺

有唐中葉浮屠中有四澄觀架支提以舍僧伽者洛中
之澄觀也故退之元和五年為洛陽令與之詩云火
燒水轉掃地空突兀便高三百尺洛陽窮秋厭窮獨丁
丁啄門疑啄木有僧來訪呼使前伏犀挿腦高頰顙

是也叅無名大師為華嚴疏主譯經潤文者會稽之
澄觀也故裴休為其塔銘云元和五年授僧統印歷
九宗聖世為七帝門師俗壽一百二者也傳燈錄有
鎮國大師澄觀答皇太子問心要有心心作佛無一
心而非佛心處處成道無一塵而非佛國之句所造
起詣豈若前二澄觀布金植福算沙窮海之比哉又有
曹谿別出第二世五臺山華嚴澄觀大師既有華嚴
二字又有無名禪師法嗣之言似即會稽之澄觀然

讀云無機緣語句句可錄則又非也

白日昇天之說上古無有也老子為道家之祖未嘗言
飛昇後之學道者稍知清虛寡欲則好事者必以白
日上昇歸之見於仙記者抑何多耶如淮南王安漢
史以為自殺而神仙傳以為白日昇天有鹿鳴天上
犬吠雲中之語其妄乃爾韓退之集載謝自然詩曰
須臾自輕舉飄若風中煙人多以為上昇而不知自
然為魅所著也故其末云噫乎彼寒女永託異物羣

鮑溶寄陽鍊師詩云道士夜誦藥珠經白鶴下遶香
煙聽夜移經盡人上鶴仙風吹入秋冥冥雖一時褒
拂鍊師之言然亦豈儒者所當道哉曾南豐稱溶詩
清約謹嚴違理者少觀此詩於理似未醇

唐張鍊師不知何人觀唐人贈其詩若有譏誚錢起云
仙侶披雲集霞盃達曉傾同觀不可再朝夕赤龍迎
劉禹錫云金縷機中拋錦字玉清臺上著霓衣雲衢
不要吹簫伴只擬乘鸞獨自飛其華山女之流乎

金光明經載流水長者子以象負水救十千魚生忉利
天可謂悲濟之極報驗之速矣厥後見於記傳有放
蟬得金放龜得印者其類甚多遂使上機生無緣之
慈下士冀有因之果皆流水長子之慈意也余居泛
金溪上暇日率同志拏小舟載魚鼈蝦蟇命五比丘
誦寶勝佛名若十二因緣法作梵唄捨之溪中坐間
有請作詩以紀一時之事者余輒為書云漁師竟日
漁水族作斤賣小捐使鬼兄大載獲鱗介鯢鯨未易

羅所得亦殊態青蛙盡公私朱鮪兼小大霜鱸尚貫
鈎土負或粘塊輪囷積文螺郭索走蒼蟹濕沫相煦
濡自分煮薑芥豈知惻隱人規作江湖貸因呼小青
翰收留舞澎湃趺坐延黑衣號佛指清瀨經飛流水
篇梵起魚山唄傾盆帶寒藻圍圍看于邁驚疑或依
蒲喜躍或生喝快若鷹辭鞫歡如囚破械定非校人
池恐是餘不派願汝藉佛力永脫鈎網債口腹聊爾
耳香餌莫渠愛

韻語陽秋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韻語陽秋卷十三

宋 葛立方 撰

杜甫詩云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則仇池者必真仙
所舍之地東坡在潁州夢至一官府顧視堂上榜曰
仇池自後作詩往往自稱仇池如記取和詩三益友
他年弭節過仇池按唐書志成州同谷縣有仇池與
秦州接壤故老杜秦州雜詩嘗曰藏書聞禹穴讀記
憶仇池送韋十六赴同谷郡嘗曰受詞太白腳走馬

仇池頭是已歐陽仲醇父語人云嘗夢上帝命我為
長白山主此何祥也明年仲醇父亡故東坡有詩云
死為長白主名字書絳闕松漠紀聞云長白山在冷
山東南白衣觀音所居其山禽獸皆白人或穢其間
則致蛇虺之害則知福地何處無之白樂天之蓬萊
山王平甫之靈芝宮歐永叔之神清洞皆有詩章以
紀其異其亦仇池長白之類歟

王神至嘗奉使過仇池有九十九泉萬山環之可以避

世如桃源而老杜仇池詩乃謂近接西南境長懷十
九泉何耶

史記蒙恬傳云秦并天下使恬將三十萬衆北逐夷狄
築長城延袤萬餘里酈道元水經注亦云蒙恬築長
城起自臨洮至於碣石東暨遼海西並陰山凡萬餘
里而魏陳琳作飲馬長城窟行乃云長城何連連連
連三千里王翰古長城吟云富國強兵二十年歛怨
興謠九千里何耶

汝人多苦癭故歐公汝癭詩云偃婦垂窳益嬌嬰包卵
殼無由辨肩頸有類龜編殼梅聖俞詩云或如雞睛
滿或若蛭嘍並女慙高掩襟男衣濶裁領東坡量移
汝州詩云濶領先裁益癭衣又云汝陽甕盎吾何恥魯
直汝州葉縣詩亦云癭民見我亦悠悠余嘗侍先人
知汝州見州治諸井皆以夾錫錢鎮之每井率數十
千問其故一老兵曰此邦饒風沙沙入井中人飲之
則成癭夾錫錢所以制沙土也因思無錫惠山泉清

甘甲於二浙者以有錫也則老兵之言不妄矣

曹操入荊州孫權遣周瑜與劉備併力逆曹公遇於赤壁曹公軍馬焚溺死者甚衆軍遂大敗蓋謂鄂州蒲圻縣赤壁也黃州亦有赤壁但非周瑜所戰之地東坡嘗作賦曰西望夏口東望武昌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蓋亦疑之矣故作長短句云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謂之人道是則心知其非矣韓子蒼知黃州日聞賊起旁郡有詩云齊安城畔山危立赤壁磯頭

水倒流此地能令阿瞞走小偷何敢下蘆洲遂直以齊安赤壁為周瑜所戰之地豈非因東坡之語耶

俗言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言揚州天下之樂國如韋應物詩云雄藩鎮楚郊地勢鬱岌巖嚴城動寒角曉騎踏霜橋杜牧云秋風吹螢苑春草鬪雞臺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等句猶未足以盡揚州之美至張祜詩云十里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則是戀嫖

此境生死以之者也。隋煬帝不顧天下之重，千乘萬騎，錦纜牙樯，來遊此都，竟藏骨於雷塘之下。其所謂禪智山光好墓田者耶？

錢塘風物湖山之美，自古詩人標榜為多。如謝靈運云：「定山緬雲霧，赤亭無淹薄。」鄭谷云：「潮來無別浦，木落見他山。」張祜云：「青壁遠光凌鳥峻，碧湖深影鑑人寒。」錢起云：「漁浦浪花搖素壁，西陵木色入秋窓。」之類，皆錢塘城外江湖之景。蓋行人君子於解鞍繫纜頃刻所

見爾城中之景唯白樂天所賦最多所謂潮聲夜入
伍員廟柳色春藏蘇小家大屋簷多裝雁齒小航船
亦畫龍頭燈火萬家城四畔星河一道水中央至今
尚有可考

荊州者上流之重鎮詩人賦詠多矣韓退之云窮冬或
搖扇盛夏或重裘言氣候之不正劉夢得云渚宮楊
柳暗麥城朝雉飛言城郭之荒涼張說云旃裘吳地
盡髻薦楚言多言蠻夷之與鄰張九齡云枕席夷峽

關梁豁五湖言道路之四達若其邑屋之繁富山川
之秀美則罕有言之者蓋自秦并楚之後宮室盡為
禾黍未易興復而況秦楚之後代代為百戰爭奪之
場耶故東坡渚宮詩備言楚王宮室之盛而繼之以
秦兵西來取鍾虞故宮禾黍秋離離千年壯觀不可
復今之存者蓋已卑池空野迴樓閣小唯有松竹藏
狐狸之句

連水軍真君泉在軍治園中東坡嘗題字於石欄又作

長短句所謂勸客塵埃何處洗真君堂下寒泉水是也又有藍家井亦佳絕二水清甘無比嘗以惠山泉比試而惠泉翻不及余隨侍文康公橋寄此軍二年每日烹茶更用二水遂擯惠泉不用信知陸鴻漸茶經張又新水記皆虛語作山谷省中烹茶詩云閣門井不落第二竟陵谷簾定誤書亦謂此也歐公再至汝陰詩云水味甘於大明井則知天下甘泉不為陸張所錄者何可勝數哉

白樂天九江春望詩云鑪煙豈異終南色盆草寧殊渭
北春益不忘蔡渡舊居也老杜偶題云故山逐白閣
秋水憶黃陂益不忘秦中舊居也東坡橫翠閣詩云
已見西湖懷濯錦更看橫翠憶峨眉殆亦此意

蘇東坡兄弟以仕宦久不得歸蜀懷歸之心屢見於篇
詠東坡金山詩云江山如此不歸山江神現怪驚我
頑我謝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送程六表弟
詩云憑君寄謝江東叟念我空見長安日浮江沂蜀

有成言江水在此吾不食子由汝南遷居詩云病暑
暑已退思歸未成歸初得南園云千里故園魂夢裏
百年生事寂寥中及子由潁濱買宅坡又和其詩云
劍關大道車方軌君自不歸歸何難山中故人應大
笑築室種柳何時還則二蘇未嘗一日不懷歸也嘉
祐丙申歲老蘇在京師乃有厭蜀之意嘗有意嵩山
之下洛水之上買地築室而居故為詩曰岷山之陽
土如腴江水清清多鯉魚古人居之富者衆我獨厭

倦思移居是時鄉人陳景回自蜀居蔡故以是詩告
之則是二蘇欲歸蜀而老蘇欲出蜀也厥後老蘇葬
於蜀而治命指其墓傍庚壬地為二子之藏而二子
終不得歸焉信知人事不可期也

歐陽永叔居官之日多然志未嘗一日不在潁也下直詩
云終當自駕柴車去獨結茆廬潁水西齋宮偶書云
誰為寄聲清潁客此生終不負漁竿呈同行三公云
買地淮山北垂竿潁水東秋懷詩云鹿車終自駕歸

去潁東田送職方云三年解組來歸日吾已先耕潁
水頭書懷云潁水多年已結廬白首歸來一鹿車表
海亭云潁田二頃春蕪沒安得柴車自駕還青州書
事云君恩天地不違物歸去行歌潁水傍謝石抗蘄
簞詩云終當卷簞攜挑去築室買田清潁尾清明日
詩云有田清潁間尚可事桑麻安得一黃犢幅巾駕
柴車送祖擇之云待君今日我何為手把鉏犁汝陰
叟歸田樂云吾已買田清潁上更欲臨流作釣磯觀

其思歸之言重復如是豈懷祿固位者哉老杜云非
無江海志瀟洒送日月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此
永叔志也

晉孝武初奉佛法立精舍於殿內引沙門居之故今人
皆以佛寺為精舍殊不知精舍者乃儒者教授生徒
之處後漢包成擅敷劉淑傳皆有立精舍教授生徒
之文謝靈運石壁精舍詩曰披拂趨南徑愉悅偃東
扉皆靈運所居之境非佛寺也故李善注云精舍者

今讀書齋是也葉少蘊所居號石林精舍蓋用此義
白樂天所至處必築居在渭上有蔡渡之居在江州有
草堂之居在長安有新昌之居在洛中有履道之居
皆有詩以紀勝故其自謂云予自幼迨老若白屋若
朱門凡所止雖一日二日輒覆簣土為臺聚拳石為
山環斗水為池所謂君子之居一日必葺者耶

梅聖俞寄題歐公醉翁亭詩云日暮使君歸野老紛紛
至但留山鳥啼與伴松間吹借問結廬何使君遊息

地借問醉者何使君閑適意借問鐫者何使君自為
記全體歐公醉翁亭記而作余謂滁之山水得歐文而
愈光歐公之文得梅擬而愈重

晉謝安居金陵之治城泊廢李太白嘗營園其上賦詩
云治城訪古跡猶有謝安墩梧桐識圭木蕙草留芳
根後為王荊公之居公為詩曰我名公字偶相同我
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
至於叙其所居草木則又有詩云千枚孫嶧陽萬本

母淇奧滿門陶令株彌岸韓侯救躍鱗出重錦舞羽
墮輓玉此等句抑可以想像其林巒之盛今復為瓦
礫之場矣可勝歎哉

韓文公宦游四方險阻艱難莫甚於登華山泛洞庭之
時答張徹詩云洛邑得休告華山窮絕陁倚岩睨海
浪引袖拂天星磴蘚澹拳局梯飈飈伶俚贈張十一
詩云蒼茫洞庭岸與子維雙舟霧雨晦爭泄波濤怒
相投雞犬斷四聽糧絕誰與謀觀此尚可寒心也

韋應物聽嘉陵江聲云水性自云靜石中本無聲如何
兩相激雷轉空山鳴贈李詹云絲桐本異質音響合
自然吾觀造化意二物相因緣二詩意頗相類然應
物未曉所謂非因非緣亦非自然者

皇祐三年荆公倅舒與道人文銳弟安國擁大遊石牛
洞翫李習之題字聽泉而歸故有詩曰水泠泠而化
出山靡靡而旁圍欲窮源而不得竟悵望而空歸元
豐間魯直嘗至處亦題詩云司命無心播物祖師有

記傳衣白雲橫而不度高鳥倦而猶飛蓋倣其作也
晁無咎續楚詞載荊公詞以謂二十四言具六藝羣
言之遺味故與經學典策之文俱傳未曉其說也

煙霞泉石隱遁者得之宦游而癖此者鮮矣謝靈運為
永嘉謝元暉為宣城境中佳處雙旌五馬游歷殆遍
詩章吟詠甚多然終不若隱遁者藜杖芒鞋之為適
也元暉敬亭山詩云我行雖紆組兼得尋幽蹊版橋
詩云既歡懷祿情復叶滄洲趣自謂兩得之者其後

又有鼓吹登山之曲且松下喝道李商隱猶謂之殺風景而況於鼓吹乎韋應物歐永叔皆作滁州太守應物遊琅琊山則曰鳴騶響幽澗前旌耀崇岡永叔則不然遊石子澗詩云麇麇魚鳥莫驚怪太守不將車騎來又云使君厭騎從車馬留山前行歌招野叟共步青林間遊山當如是也

虞巡之事遠矣後世莫能知其詩也若周穆王者勞民費財從事於八荒之遠豈人君之美事乎顏延年應

詔觀北湖詩乃云周御窮轍跡夏載歷山川蓄軫豈
明懋善游皆神僊侍遊曲阿詩又云虞風載帝狩夏
諺頌王遊春方動宸駕望幸傾五州是開人君遊豫流
亡之心非所謂告以善道者也

扈從明皇南出雀鼠谷張說作詩和章甚衆皆不若王
丘之作為工如花綯前茅仗霜嚴後殿戈戍雲開晉
嶺江鴈入汾河北土分堯俗南風動舜歌之句未有及
之者唐朝推燕許而王丘不以詩名觀燕許之作慙

於丘多矣至王光庭言寒隨汾谷盡春逐晉郊來而
趙冬曦復云寒依汾谷去春入晉郊來更相剽竊如
此又不足論也

徐凝瀑布詩云千古猶疑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或
謂樂天有賽不得之語獨未見李白詩耳李白望廬
山瀑布詩云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故
東坡云帝道銀河一派垂古來唯有謫仙調以余觀
之銀河一派猶涉比類未若白前篇云海風吹不斷

江月照還空鑿空道出為可喜也

張又新品天下甘泉以常州惠山泉為第二東坡謂閑
攜天下小團月來試人間第二泉是也荆門軍亦有
惠泉李德裕有詩題於泉上云茲泉由大潔終不蓄纖
鱗到底清何益涵虛祇自貧至今碑版存焉小說載
德裕在中書置水遞以取惠山泉一僧指昊天觀井
謂與惠山水脉相通辨之味同遂停水遞其好水殆
成癖矣荆門惠泉本名蒙泉沈傅師有蒙泉聊息駕

可以洗君心之句而德裕乃直名曰惠泉豈非思惠
山泉不可得求其似者而強名之歟然德裕嘗令所
親取楊子江中冷水其人醉忘乃汲石城水以給之
德裕能辨其非是審爾其可以蒙泉為惠泉而自欺
乎

元次山結屋浯溪之上有三吾焉因水而吾之則曰浯
溪因屋而吾之則曰唐亭因石而吾之則曰嵒臺蓋
取我所獨有之義故自為銘曰命之曰吾徂吾獨有

噫次山何其不達之甚耶且身非我有是天地之委
形生非我有是天地之委和性命非我有是天地之
委順孫子非我有是天地之委蛻而次山乃區區然
認山川叢薄之微惑其靈臺認為我有抑可哀也已
莊子曰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謂至貴次
山儻知此乎司馬溫公有園名獨樂嘗為記云叟之
所樂者寂寞固陋皆衆所鄙笑雖推以予人人且不
取安得強之乎必也有人肯同此樂則再拜而獻之

豈能專哉故東坡為賦詩云雖云與衆樂中有獨樂者才全德不形所貴知我寡惟溫公獨有之道蘊於胷中故東坡獨樂之章形於筆下與次山所見殆霄壤矣

空同山汝州岷州俱有之老杜送高適書記赴武威詩云空同小麥熟且願休王師又以詩寄之云主將收才子空同足凱歌皆謂岷州之空同也杜乃用之於武威之詩何哉蓋武威唐為涼州都督府與岷州俱

隸隴右道則送適詩雖及之無傷也莊子載黃帝見
廣成子於空同之上史記亦載黃帝西至于空同成
元英疏莊子謂在京西北界則是以為汝州之空同
韋昭注史記乃謂在隴右則是以為岷州之空同將
孰信耶余謂莊生述黃帝問道又言遊襄城登具茨
訪天隗其地皆與汝州接則是汝州空同無疑矣余
嘗至汝登茲山而訪遺迹有所謂廣成澤者有所謂
廣成城者有所謂廣成廟者宣和間太守林時敷嘗

以是奏請建道觀詔從之其考之詳矣寰宇記又載
涇州保定縣有笄頭山一名空同山亦以為黃帝問
道之地益無的據而盧正援爾雅之說謂北戴斗極
為空同其地遠華夏之君所不到此又荒忽恠誕之
言也

韻語陽秋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韻語陽秋卷十四

宋 葛立方 撰

本朝書米元章蔡君謨為冠餘子莫及君謨始學周越

書其變體出於顏平原元章始學羅遜濮王

諱讓

書其

變體出於王子敬君謨泉州橋柱題記絕過平原元

章鎮江焦山方丈入版壁所書與子敬行筆絕相類

藝至於此亦難矣東坡贈六觀老人詩云草書非學

聊自悟落筆已喚周越奴則越之書未甚高也襄陽

學記乃羅遜書元章亦襄陽人始效其作至於力挽萬鈞沉著痛快處遜法豈能盡耶

東坡詩云元章作書日千紙平生日苦誰與美畫地為餅未必似要令癡兒出饒水如此等句似非知元章書者晚年尺牘中語乃不然所謂嶺海八年念米元章邁往凌雲之氣清雄絕俗之文超邁入神之字何時見之以洗瘴毒又云恨二十年相從知元章不盡所謂畫地為餅未必似者其知元章不盡者歟

王摩詰自謂宿世緣詞客前身真畫師故竇蒙所著畫
拾遺稱之云詩合國風公幹之能畫關山水子華之
聖加以心融物外道契元微則其用筆清潤秀整豈
他人之可並哉余在毗陵見孫潤夫家有王維畫孟
浩然像絹素敗爛丹青已渝維題其上云維嘗見孟
公吟曰日暮馬行疾城荒人住稀又吟曰挂席數千
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潯陽郭始見香鑪峯余因美其
風調至所舍圖於素軸又有太子文學陸羽鴻漸序

云昔周王得駿馬由谷之人獻神馬八匹葉公好假
龍庭下見真龍一頭顏太師好異典郭山人閑贈金
匱文李法曹好古篆莫居士贈玉筍字此四者得非
氣合不召而至焉中園生舊任杞王府戶曹任廣州司
馬金陵崔中字子向家有古今圖畫一百餘軸其石
上蕃生岩中二隱西方無量壽佛天下第一余有王
右丞畫襄陽孟公馬上吟詩圖并其記此亦謂之
絕故贈焉以裨中園生畫府之闕唐貞元年正月二

十有一日誌之後有本朝張洎題識云癸未歲余為
尚書郎在京師客有好事者浚儀橋逆旅見王右丞
襄陽圖尋訪之已為人取去他日有吳僧楚南挈圖
而至問其所來即浚儀橋之本也雖縑軸塵古尚可
窺覽觀右丞筆迹窮極神妙襄陽之狀頎而長峭而
瘦衣白袍靴帽重戴乘欵段馬一童總角提書笈負
琴而從風儀落落凜然如生復觀陸文學題記辭翰
奇絕金匱文前史遺事中國生彼何人斯按孟君當

開元天寶之際詩名籍甚遊長安右丞傾蓋延譽或云右丞見其勝已不能薦於天子因坎坷而終故襄陽別右丞詩云當路寧相似知音世所希乃其事也予頃在金城亦曾見一圖蓋傳寫之本所題詩後有水落魚梁淺天寒夢澤深之句今真本即無故事存焉以遺來者孟冬十有一日南譙張洎題潤夫謂此畫是維親筆無疑余謂曰此俗工搨本也張洎謂襄陽之狀頎而長峭而瘦今所繪乃一矮肥俗子爾徐

觀其題識三篇字皆一體魯魚之誤尤多信非維筆
潤夫然之因以題識書於此

韓幹畫馬絕妙一時杜子美嘗贊之云韓幹畫馬毫端
有神駢騶老大驪褭清新此畫與贊舊藏李後主家
其後李伯時得之則馬四足已敗爛伯時題之云此
馬雖無追風奔電之足然其有生氣因自作四足以
補之遂為伯時家畫譜中第一日出以示王公明
之祖祖甚愛之時祖有商鼎亦甚珍惜王曰如能

以韓畫相易不敢靳也於是贈商鼎而得其畫今見藏公明家余壻沈子直嘗見極愛之為余言此余因作六字四言云側足俄然尊足蹶蹄那害全蹄還解追風奔電不妨一躍檀溪後見張文潛集有蕭朝散韓幹馬圖亡後足詩殆與此相類豈幹之畫馬尤妙於足天工勅六丁雷電下取將耶

張長史以醉故草書入神老杜所謂楊公拂篋筭舒卷忘寢食念昔揮毫端不獨觀酒德是也許道寧以醉

故畫入神山谷所謂往逢醉許在長安蠻溪大硯摩
松煙醉拈枯筆墨淋浪勢若山崩不停手是也大抵
書畫貴胸中無滯小有所拘則所謂精神氣者逝矣
鍾王顧陸不假之酒而能神者上機之士也如張許
輩非酒安能神哉

祕省古今名畫殆充棟宇余在省歲久與同舍郎日取
數軸評翫殆有陷肉之味如所用絹素凡涉名筆必
密緻緊厚蓋慮其易敗也老杜戲韋僊為雙松歌云

我有一匹好東絹重之不減錦繡段請君放筆為直
幹則偃筆之妙非好東絹不與也米元章畫史云古
畫唐初皆生絹後來皆以熟湯半熟入粉槌如銀版故
作人物精彩今人收唐畫必以絹辨見文粗便謂不
唐非也余謂用粉槌絹固善然視他絹丹青尤易淪
也

魯直云小字莫作凝凍蠅樂毅論勝遺教經又嘗云遺
教經或云羲之書在楷法中小不及樂毅論然清新

方重度越蕭子雲數等則是小字中樂毅論為冠絕也米氏書畫史云樂毅論智永跋云梁世摹出天下珍之內書誤兩字以雌黃塗定世無此本余於杭州天竺僧處得一本有改誤兩字又不闕唐諱是梁本也

唐明皇使韓幹師陳閱畫馬及畫成明皇恠不與閱同幹奏曰臣之師即陛下內廄馬也上異之其後畫入神品按老杜丹青引贈曹霸云弟子韓幹早入室亦

能畫馬窮殊相則幹之師乃曹霸爾孰謂師內廐馬
便能盡毫端之妙乎

世傳職貢圖乃閻立本所畫東坡作詩亦云本筆所謂
音容獐獐股奇龐橫絕隴海逾濤瀧珍禽瑰產爭牽
杠名王解辮却蓋幢者也按朱景元畫錄謂職貢圖
乃其弟立德所作立本所畫諸國王粉本爾

薛稷不特以書名而畫亦居神品老杜所謂我遊梓州
東遺跡涪江邊畫藏青蓮界書入金牒懸是也老杜

又有薛少保畫鶴一篇所謂薛公十一鶴皆寫青田
真是也余謂陸探微作一筆畫實得張伯英草書訣
張僧繇點曳斫拂實得衛夫人筆陣圖訣吳道子又
授筆法於張長史信書畫用筆同于三昧薛稷書法
鴈行褚河南而丹青之妙乃復如許當是書法三昧
中流出也先帝天馬王花驄畫工如仙貌不同是日
牽來赤墀下迥立閭闔生長風此老杜贈曹將軍詩
也張彥遠畫記乃云曹霸仕至太府寺丞杜甫嘗贈

之歌明皇御廐有馬名玉花驄詔令圖之誤矣又南齊謝赫作古畫品錄云曹弗興之跡殆莫復傳唯秘閣之內一龍而已而裴孝源公私錄畫乃有曹弗興畫二卷謂九州名山圖秦皇東遊圖如此將孰信耶歐陽文忠公詩云古畫畫意不畫形梅詩詠物無隱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見詩如見畫東坡詩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或謂二公所論不以形似當畫何物曰非謂畫牛作馬也

但以氣韻為主爾謝赫云衛協之畫雖不該備形妙而有氣韻凌跨雄傑其此之謂乎陳去非作墨梅詩云含章簷下春風面造化工成秋兔毫意得不求顏色似前身相馬九方臯後之鑑畫者如得九方臯相馬法則善矣

自古畫維摩詰者多矣陸探微張僧繇吳道子皆筆法奇古然不若顧長康之神妙故老杜送許八歸江寧詩云虎頭金粟影神妙獨難忘言長康畫維摩畫在

焉故也維摩詰號金粟如在虎頭者長康小字也而
釋者乃謂虎頭為維摩相金粟者釋有金粟豈不誤
哉江寧瓦棺寺建康府城之西南今戒壇寺即遺基
也按京師寺記云興寧中瓦棺寺初置士大夫捐金
帛未有過十萬者長康素貧遂鳴剝注百萬人皆疑
之已而於北殿畫維摩像一軀與戴安道所為文殊
對峙佛光照耀觀者如堵遂得錢百萬則虎頭筆蹟
為當時所宗重可知矣荐更兵火壁既不存而畫亦

不可得見近歲京中都聖與來為建康總領首詢維
摩不存之因寺僧莫能答因語之曰某守南雄嘗有
人示石碣云唐會昌中杜牧嘗寄瓦棺維摩摹本於
陳穎張彥遠刻於郡齋某因求東穎之本又刻於南
雄尚有墨本在篋笥當以付子宜刻之戒壇庶幾舊
物復歸而觀者皆知顧筆神妙果如此亦可以為戒
壇之異事僧乃刻之

顏平原書妙天下跡其所自雖授法於其舅商仲容然

究其妙處得於張顛為多余家舊藏數碑皆用筆清勁而剛方之氣如其為人真山谷所謂筆法錐沙屋漏心期曉日秋霜者耶

漢張芝嘗自品其書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故世之言惡札者必曰羅趙東坡贈孫莘老詩云龔黃側畔難言政羅趙前頭且銜書言羅趙者譏莘老書不工也羅謂羅暉趙謂趙龔按張彥遠法書要錄云龔與暉並以能草見重關西矜巧自銜衆頗惑之

則謂之惡札亦寃矣

虞泉作述書賦於前而竇永作述書賦於後凡能書之士殆無遺矣永稱其兄蒙書云包雜體冠衆賢手運目擊瞬息彌年而蒙亦稱永云翰墨廝張王文章凌班馬詩藻雄贍草隸精深後永亡蒙有詩云季江留被住子敬與琴亡其傷之深矣若二人者游藝絕倫友誼尤篤真難兄難弟哉米芾書畫史載晉庾翼真跡在張齊賢孫直清家古黃麻紙全幅上有竇蒙審

定印則知蒙精鑑博識舊矣

韓退之云凡為文詞宜畧識字遂從歸登學科斗書則知留意字學者當以識字為本也顏魯公書跡冠當代有干祿字樣行於世者畏學書者不識字爾退之詩云阿買不識字頗知書八分詩成使之寫亦足張吾軍豈非貶之之辭耶又按擇木以八分受知於明皇固嘗與蔡有鄰顧文學並直供侍故老杜有分日示諸王鉤深法更祕之語而謂之不識字可乎以是

二說校之則阿買非擇本明矣

米元章書畫奇絕從人借古本自臨搨臨竟併與臨本
真本還其家今自擇其一而其家不能辨也以此得
人古書畫甚多東坡屢有詩譏之二王書跋尾則云
錦囊玉軸來無趾粲然奪真擬聖智又云巧偷豪奪
古來有一笑誰似癡虎頭山谷亦有戲贈云滄江靜
夜虹貫月定是米家書畫船余謂人之嗜好耽著乃
至於此元章嘗以九物換劉季孫子敬帖不獲其意

欽然張芸叟作詩云請君出奇帖與此九物并今日
投汴水明日到滄溟又有破紙博珠玉之句亦可以
警膏肓於書畫者

左傳云周成王蒐於岐陽而韓退之石鼓歌則曰宣王
所謂宣王憤起揮天戈蒐於岐陽騁雄俊是也韋應
物石鼓歌則曰文王所謂周文大獵岐之陽刻石表
功何煒煌是也唐蘇氏載記云石鼓文謂周宣王獵
碣共十鼓東坡石鼓詩亦云憶昔周宣歌鴻鴈方邵

聯翩賜圭卣不知韋詩云周文安據乎歐永叔云前
世所傳古遠奇怪之事類多虛誕而難信况傳記不
載不知韋韓二君何據而有以說也梅聖俞亦有詩
云傳至我朝一鼓亡九鼓缺剝文失行兵人偶見安
碓床云鼓作臼剝中央心喜遺篆猶在旁以白易白
庸何傷神物會合居一方此與延平寶劍何異哉
東坡評張顛懷素草書云張顛醉素兩禿翁追逐世好
稱書工有如市倡抹青紅卑之甚矣至評六觀老人

草書則云心如死灰實不枯逢場作戲三昧俱蒼鼠
奮髯飲松腴剡藤玉板開雪膚遊龍天飛外人呼莫
作羞澁羊氏姝則知坡之所喜者貴於自然雕鐫而
成者非所貴也然張顛自言見公主擔夫爭道而得
筆法觀公孫大娘舞劍器而得神俊僧懷素自言吾
觀夏雲多奇峯輒師之謂夏雲因風變化無常勢草
書亦當爾則二人筆法固亦出於自然而坡去取之
異如此何耶李頎贈顛詩云皓首第草隸時稱太湖

精則知顛又精於隸書錢起贈素詩曰妙畫伯英書
能翻梵王字則知素又精於梵字苑舍人亦能梵字
故王維贈詩云楚詞共許勝揚馬梵字何人辨魯魚
言世人識梵字者少也

韓擇木作八分書師蔡邕法風流閑媚號伯喈中興蔡
有鄰亦善八分其始拙弱至天寶遂精故杜子美贈
李潮八分歌云尚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鄰開元已來
數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又有送顧八分適洪

吉州詩亦引二人者以比顧所謂昔在開元中韓蔡尚
鼎鼐二人並入直恩澤各不二是也明皇八分師擇
木嘗於彩牋上書以賜張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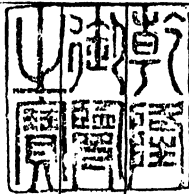
僧惠崇善為寒汀煙渚蕭灑虛曠之狀世謂惠崇小景
畫家多喜之故魯直詩云惠崇筆下開江面萬里晴
波向落暉梅影橫斜人不見鴛鴦相對浴紅衣東坡
詩云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萋萋滿地
蘆芽短正是河豚欲到時舒王詩云畫史紛紛何足

數惠崇晚出吾最許沙平水澹西江浦鳬鴈靜立將
儔侶皆謂其工小景也

王荊公題燕侍郎山水詩有燕公侍書燕王府王求一
筆終不與之句故燕畫之在世者甚鮮學士院亦有
燕侍郎畫圖荊公有一絕云六幅生綃四五峯暮雲
樓閣有無中去年今日長千里遙望鍾山與此同張天
覺有詩跋其後云相君開卷憶江東髣髴鍾山與此
同今日還為一居士翛然身在畫圖中

余時隨先文康公至汝州嘗至龍興寺觀吳道子畫兩
壁一壁作維摩示疾文殊來問天女散花一壁作太
子遊四門釋迦降魔成道筆法奇絕壁用黃沙搗泥
築之其堅如鐵然土人不知愛重宣和間先公到官
始命脩整置關鎖納匙於郡治後劉元忠傳得東坡
寄子由詩方知子由曾施百縑所謂似聞遺墨留汝
海古壁蝸涎可垂涕力捐金帛扶棟宇錯落浮雲卷秋
霽是也坡集載鳳翔普門開元吳畫詩所謂亭亭雙

林間彩暈扶桑暎中有至人談寂滅悟者悲涕迷者
手自捫蠻君鬼伯千萬萬相排競進頭如鼇當是作
釋迦涅槃相爾恨不得一見之



韻語陽秋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韻語陽秋卷十五至
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璉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朱鈴

校對官中書臣王璫

謄錄監生臣王天祿

謄錄監生臣李永寧

欽定四庫全書

韻語陽秋卷十五

宋 葛立方 撰

霓裳羽衣舞始於開元盛於天寶今寂不傳矣白樂天
作歌答元微之云蘇州七縣十萬戶無人知有霓裳
舞唯寄長歌與我來題作霓裳羽衣譜想其千姿萬
狀綴兆音聲具載於長歌按歌而譜可傳也今元集
不載此惜哉賴有白詩可見一二爾虹裳霞帔步搖
冠鈿纓累累珮珊珊者言所飾之服也又曰散序六

奏未動衣中序擘騏初入拍繁音急節十二遍唳鶴
曲終長引聲言所奏之曲也而唐會要謂破陣樂赤
白桃李花望瀛霓裳羽衣總名法曲今世所傳望瀛
亦十二遍散序無拍曲終亦長引聲若樂奏望瀛亦
可髣髴其遺意也又曰由來此舞難得人須是傾城
可憐女言所用之人也然所用之人未詳其數若曰
玉鈎欄下香案前案前舞者顏如玉則疑用一人若
曰張態李娟君莫嫌亦擬隨宜且教取則又疑用二

人然明皇每用楊太真舞故長恨詞云風吹僊袂飄
飄舉猶似霓裳羽衣舞則當以一人為正鄭嵎津陽
門詩注葉法善引明皇八月宮聞樂歸筆寫其半會
西涼府楊敬述進婆羅門曲聲調脗合按之便韻乃
合二者製霓裳羽衣之曲沈存中云霓裳曲用葉法
善月中所聞為散序以楊敬述所進為其腔未知所
據也又謂霓裳乃道詞法曲若以為道調則誤矣樂天
高陽觀夜奏霓裳云開元遺曲自淒涼況近秋天調

是商則霓裳用商調非道調明矣厥後文人往往指霓裳為亡國之音故杜牧詩云霓裳一曲千峯上舞破中原始下來

明皇雜錄云天寶中上命宮中女子數百人為梨園弟子皆居宜春北院上素曉音律時有馬仙期李龜年賀懷智皆洞知律度而龜年恩寵尤盛自祿山之亂散亡無幾老杜逢李龜年云岐王宅裏尋常見蘇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白

樂天云白頭病叟泣且言祿山未亂入梨園歡娛未
足燕寇至萬人死盡一身存又有梨園弟子詩云白
頭垂淚語梨園五十年前雨露恩莫問華清今日事
滿山紅葉鎖宮門讀之可為悽愴

書生作文務強此弱彼謂之尊題至於品藻高下亦畧
存公論可也白樂天在江州聞商婦琵琶則曰豈無
山歌與村笛嘔啞嘲啗難為聽今夜聞君琵琶語如
聽仙樂耳暫明在巴峽聞琵琶云絃清撥利語錚錚

背却殘燈就月明賴是無心惆悵事不然爭奈子絃
聲至其後作霓裳羽衣歌乃曰湓城但聽山魈語巴
峽惟聞杜鵑哭乍賢乍佞何至如此之甚乎韓退之
美石鼓之篆至有羲之俗書趑娑媚之語亦強此弱
彼之過也

許渾韶州夜讌詩云鸛鵒未知狂客醉鷓鴣先聽美人
歌聽歌鷓鴣詞云南國多情多豔詞鷓鴣清怨繞梁
飛又有聽吹鷓鴣一絕知其為當時新聲而未知其

所以及觀李白詩云客有桂陽至能吟山鷓鴣清風
動窓竹越鳥起相呼鄭谷亦有佳人才唱翠眉低之
句而繼之以相呼相應湘江濶則知鷓鴣曲效鷓鴣
之聲故能使鳥相呼矣

劉夢得竹枝九篇其一云白帝城頭春草生白鹽山下
蜀江清其一云瞿塘嘈嘈十二灘此中道路古來難
其一云城西門前濫灝堆年年波浪不曾摧又言昭
君坊灊西春之類皆夔州事乃夢得為夔州刺史時

所作而史稱夢得為武陵司馬作竹枝詞誤矣郭茂
倩樂府詩集言唐正元中劉禹錫在沅湘以俚歌鄙
陋乃依騷人九歌作竹枝辭九章則茂倩亦以為武
陵所作當是從史所書也

王維因製鬱輪袍登第而集中無琵琶詩畫思入神山
水平遠雲勢石色繪者以為天機所到而集中無畫
詩豈非藝成而下不欲言耶抑以樂而娛貴主以畫
而奉崔圓而不欲言耶

張衡作南都賦云怨西荆之折盤李善云即楚舞也折盤舞貌余謂盤有兩義亦有盤舞也張衡七盤舞賦云歷七盤而縱躡鮑昭詩云七盤起長袖樂府詩云妍袖陵七盤宋書樂志曰盤舞漢曲也漢有柈舞而晉加之以盃言接盃盤於手上而反覆之至危也凡此者皆謂用盤而舞非盤旋之義

宋書樂志有白紵舞樂府解題譽白紵曰質如輕雲色如銀製以為袍餘作巾袍以光軀巾拂塵王建云新

縫白紵舞衣成來遲邀得吳王迎元稹云西施自舞
王自管白紵翻翻鶴翎散則白紵舞衣也王建云新
換霓裳月色裙豈霓裳羽衣舞亦用白耶柘枝舞起
於南蠻諸國而盛於李唐得於今者尚其遺制也章
孝標云柘枝初出鼓聲招花鈿羅裙聳細腰言當招
之以鼓張承福云白雲慢回拋舊態黃鶯嬌轉唱新
詞言當雜之以歌今制亦爾而鄭在德詩云三敲畫
鼓聲催急一朵紅蓮出水遲則所用者一人而已法

振詩云畫鼓催來錦臂攘小娥雙起整霓裳則所用者又二人按樂苑用一女童帽施金鈴抃轉有聲其來也於二蓮花中藏花折而後見則當以二人為正今或用伍人與古小異矣

鳳將雛曲吳兢樂府題要云漢世樂曲名也而郭茂倩樂府詩集中無此詞獨通典載應璩百一詩云為作陌上桑及言鳳將雛張正見置酒高殿上云琴挑鳳將雛當是用相如鼓琴挑云鳳兮歸故鄉四海求其

凰之義則此曲其來久矣按晉書樂志吳聲十曲一
曰子夜二曰上柱三曰鳳將雛此三曲自漢至梁有
歌今不傳矣故東坡寄劉孝叔詩云平生學問止流
俗衆裏笙竽誰比數忽令獨奏鳳將雛倉卒欲吹那
得譜言古有名而今無譜也岑參蓋將軍歌云美人
一雙閑且都朱唇翠眉映明眸清歌一曲世所無今
日喜聞鳳將雛非謂歌鳳將雛也但取世所無之義
爾

文選載石季倫昭君辭云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
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昭君亦然則馬上彈琵琶非
昭君自彈也故孟浩然涼州詞云故地迢迢三萬里
那堪馬上送明君而東坡古纏頭曲乃云翠鬟女子
年十七指法已似呼韓婦梅聖俞明妃曲亦云月下
琵琶旋製聲手彈心苦誰知得則皆以為昭君自彈
琵琶豈別有所據耶

歐陽永叔見楊直講女奴彈琵琶云嬌兒兩幅青布裙三

脚木床坐調曲雖然可愛眉目秀無奈長饑頭項縮
梅聖俞和篇亦云不肯那錢買珠翠任從堆插階前
菊功曹時借乃許出他日永觀龜殼縮亦可以想見
風采矣永叔倒殘壺酒於箱篋間得枯魚強飲疾醉
之時亦有小婢鳴絃佐酒所謂小婢立我前赤腳兩
髻丫軋軋鳴雙絃正如觸嘔啞議者謂亦與楊家嬌
兒不遠余謂永叔作此詩時已為內相觀其所作長
短句皆富豔語不應當此以汙尊俎永叔特自謙之

辭爾梅聖俞嘗和其詩云公家八九妹鬢髮如盤鴉
朱唇白玉膚叅年始破瓜則永叔所言赤腳者非誠
語無疑矣

唐明皇酷好羯鼓汝陽王璿精於其事明皇喜之屢有
賞賚東坡所謂汝陽真天人破帽挿紅槿纏頭三百
萬不買一笑哂是也杜甫嘗以詩二十韻贈之有云
聖情常有眷朝退若無憑僊醴來浮蟻竒毛或賜鷹
則當時恩寵之盛可知矣甫嘗有詩稱之曰筆飛鸞

聳立章罷鳳騫騰美其書翰之妙也又稱之曰箭出
飛鞚內上又曰翠麟美其射御之精也則莫非可喜
處豈特羯鼓而已哉

晉書阮咸傳云咸善琵琶今有圓槽而十三柱者世號
阮亦謂阮咸相傳謂阮咸所作故以為名而咸傳乃
不及此山谷聽宋宗儒摘阮歌云手揮琵琶送飛鴻
促絃聒醉驚客起圓壁庾庾有橫理閉門三月傳國
工身今親見阮仲容則亦以為仲容所作豈咸用琵

琵琶餘製而作阮耶又有所謂五絃者唐書樂志云如琵琶而小北國所出樂工裴神符初以手彈太宗悅甚後人習為搗琵琶則五絃之製亦出於琵琶也樂天有五絃彈詩云趙璧知君入骨愛五絃一一為君調又云惟憂趙璧白髮生老死人間無此聲想其搗彈之妙冠古絕今人未易企及也嘗觀國史補云人問璧彈五絃之術璧曰吾之於五絃也始則神遇之終則天隨之眼如耳耳如鼻不知五絃之為璧璧之

為五絃也其莊周所謂用志不分乃凝於神者乎韋
應物云聲如幽磬初相觸千珠貫斷落寒玉張祐云
小小月輪中斜抽半袖紅元稹云促節頻催漸繁撥
珠幢斗絕金鈴掉亦可見五絃聲韻製作之髣髴矣
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豈若後世務為哇
淫綺靡之音哉楊惲曰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
也雅善鼓瑟韓愈曰已令孺人憂鳴瑟更遣稚子傳
清孟杜甫云何時詔此金錢會爛醉佳人錦瑟旁是

皆作於婦人之手而用於酒酣之時已非朱絃疏越
之意矣錢起為湘靈鼓瑟詩云馮夷空自舞楚客不
堪聽鮑溶云絲減悲不減器新聲更古一絃有餘哀
何況二十五公之詠於一唱三歎之旨幾矣善哉
白樂天之論也正始之音其若何朱絃疏越清廟歌
一彈一唱再三歎曲淡節稀聲不多人情重今多賤
古古琴有絃人不撫自從趙璧藝成來二十五絃不
如五

彈絲之法妙在左手脫右優而左劣亦何足論乎嘗觀
琵琶錄云元和中曹保有子善才善才有子綱皆能
琵琶又有裴興奴長於攏撚時人謂綱有右手興有
左手蓋攏撚在左手也綱劣於左手則琵琶之妙處
逝矣白樂天有聽彈琵琶示重蓮詩云誰能截此曹
綱手插向重蓮紅袖中惜乎樂天未知截興奴手之
妙也

自周陳以上雅鄭殺雜而無別隋文帝始分雅俗工部

雅樂八十四調而俗樂止於二十八琵琶非古雅樂也而元微之詩乃云琵琶宮調八十一三調絃中彈不出何耶按賀懷智琵琶詩云琵琶有八十四調內黃鐘太簇林鐘宮聲彈不出則微之之言信矣然琵琶用於今者止於二十八調豈唐琵琶曲聲與今不同耶沈存中云懷智琵琶譜格調與今樂全不同今之燕樂古聲多亡而新聲大率皆無法度觀此則存中亦有疑於其間殊不知今之琵琶皆用俗樂調也

後庭花陳後主之所作也主與倖臣各製歌辭極於輕
蕩男女唱和其音甚哀故杜牧之詩云煙籠寒水月
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
後庭花阿濫堆唐明皇之所作也驪山有禽名阿濫
堆明皇御玉笛將其聲翻為曲左右皆能傳唱故張
祜詩云紅葉蕭蕭閣半開玉皇曾幸此宮來至今
風俗驪山下村笛猶吹阿濫堆二君驕淫侈靡耽嗜
歌曲以至於亡亂世代雖異聲音猶存故詩人懷古

皆有猶唱猶吹之句嗚呼聲音之入人深矣

白樂天云河滿子開元中滄州歌者臨刑進此曲以贖死竟不得免白樂天為詩曰世傳滿子是人名臨就刑時曲始成一曲四詞歌八疊從頭便是斷腸聲張祐集載武宗疾篤孟才人以歌笙獲寵密侍左右上目之曰吾當不諱爾何為哉才人指笙囊泣曰請以此就縊復曰妾嘗藝歌願歌一曲上許之乃歌一聲河滿子氣亟立殞上令醫候之曰脉尚溫而腸已絕則

是河滿子真能斷人腸者祐為詩云偶因歌態詠嬌
頻傳唱宮中十二春却為一聲河滿子下泉須弔舊
才人又有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河滿子雙
淚落君前之詠一稱十二春一稱二十年未知孰是
也杜牧之有酬祐長句其末句云可憐故國三千里
虛唱歌詞滿六宮言祐詩名如此而惜其不遇也元
微之嘗於張湖南座為唐有態作何滿子歌云黎園
弟子奏明皇一唱承恩羈網緩使將何滿為曲名御

譜親題樂府纂魚家入內本領絕葉氏有年聲氣短
又敘製曲之因與樂天之說同

韻語陽秋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韻語陽秋卷十六

宋 葛立方 撰

老杜詩云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按遜傳
無揚州事而遜集亦無揚州梅花詩但有早梅詩云
兔園標物序驚時最是梅銜霜當露發映雪凝寒開
枝橫却月觀花繞凌風臺應知早飄落故逐上春來
杜公前詩乃逢早梅而作詩故用何遜事又意却月
凌風皆揚州臺觀名爾近時有妄人假東坡名作老

杜事實一編無一事有據至謂遜作揚州法曹解舍
有梅一株遜吟詠其下豈不誤學者

白樂天詩多說別花如紫薇花詩云除却微之見應愛
世間少有別花人薔薇花詩云移他到此須為主不
別花人莫使看今好事之家有奇花多矣所謂別花
人未之見也鮑溶作仙檀花詩寄袁德師侍御有欲
求御史更分別之句豈謂是耶

白樂天作中書舍人入直西省對紫薇花而有詠曰絲

綸閣下文章靜鐘鼓樓中刻漏長獨坐黃昏誰是伴
紫薇花對紫薇郎後又云紫薇花對紫薇翁名目雖
同則此花之珍艷可知矣爪其本則枝葉俱動俗謂
之不耐癢花自五月開至九月尚爛漫俗又謂之百
日紅唐人賦詠未有及此二事者本朝梅聖俞時注
意此花一詩贈韓子華則曰薄膚癢不勝輕爪嫩幹
生宜近禁廬一詩贈王景彞則曰薄薄嫩膚搔鳥爪
離離碎葉翦城霞然皆著不耐癢事而未有及百日

紅者胡文恭在西掖前亦有三詩其一云雅當翻藥地繁極曝衣天注云花至七夕猶繁似有百日紅之意可見當時此花之盛省吏相傳咸平中李昌武自別墅移植于此晏元獻嘗作賦題於省中所謂得自羊野來從召園有昔日之絳老無當時之仲文是也杜子美居蜀累數年吟詠殆遍海棠奇艷而詩章獨不及何耶鄭谷詩云浣花溪上堪惆悵子美無情為發揚是已本朝名士賦海棠甚多往往皆用此為事實

如石延年云杜甫句何畧薛能詩未工錢易詩云子
美無情甚都官著意頻李定詩云不需工部風騷力
猶占勾芒造化權獨王荊公詩用此作梅花詩最為
有意所謂少陵為爾牽詩興可是無心賦海棠近於
曾大父酬唱集中有凌景陽一絕句似亦有意末句
云多謝許昌傳雅什蜀都曾未識詩人不道破為尤
工也

江南野中有小白花木高數尺春開極香土人呼為瑒

花瑒玉名取其白也魯直云荆公欲作詩而陋其名予謂名曰山礬野人取其葉以染黃不借礬而成色故以名爾嘗有絕句云高節亭邊竹已空山礬獨自倚春風是也近見曾端伯高齋詩話云此花即唐昌玉藥花所謂一樹瓏鬆玉刻成飄廊點地色輕輕者以余觀之恐未必然爾玉藥佳名也此花自唐流傳至今當以玉藥得名不應捨玉藥而呼瑒魯直亦不應捨玉藥而名山礬也豈端伯別有所據耶

瓊花唯揚州后土祠中有之其他皆八儂近似而非也
鮮于子孫嘗有詩云百蕊天下多瓊花天上希結根
記靈祠地著不可移八蓓冠羣芳一株攢萬枝而宋
次道春明退朝錄乃云瓊花一名玉蘂按唐朝唐昌
觀有玉蘂花王建詩所謂女冠夜覓香來處唯見堦
前碎月明是也長安觀亦有玉蘂花劉禹錫所謂玉
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香車是也唐內苑亦有
玉蘂花李德裕與沈傳師草詔之夕屢同賞翫故德

裕詩云玉藥天中木金閨昔共窺而沈傳師和篇亦云曾對金鑾直同依玉樹陰是也招隱山亦有玉藥花李德裕所謂吳人初不識因予賞翫乃得此名是也由是論之則玉藥花置一處有哉其非瓊花明矣東坡瑞香詞有后土祠中玉藥之句者非謂玉藥花止謂瓊花如玉藥之白爾

山海經云崑崙之墟北有珠樹文王樹玕琪樹皆實樹也詩家用琪樹多矣往往以為仙樹未易得見故孫

綽天台賦云琪樹璀璨而垂珠蕭防云桂宮路冷鶴
歸早琪樹風清鸞去遲武伯奮云琪樹年年玉蘂新
洞宮長閉綵霞春蔡隱丘詠琪樹詩云山上天將近
人間路漸遙誰當雲裏見知欲度仙橋是人間未必
有此樹也而六朝事迹載寶林寺有琪樹在法堂前
梅摯有詩云影借金田潤香隨璧月流遠疑元帝植
近想誌公遊何耶

後漢和帝紀言南海舊獻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

騰阻險死者堆路故東坡詩云十里一置飛塵灰五
里一堠兵火催顛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龍眼來
而張九齡作荔枝賦序云南海郡荔枝狀甚壞詭余
往在西掖嘗盛稱之諸公莫有知者唯舍人劉侯知
之作賦以誇大以為甘旨之極則是九齡乃創見也
議者謂楊妃酷好安知非九齡有以啟之鮑防雜感
詩云五月荔枝初破顏朝離象郡夕函關鴈飛不到
桂陽嶺馬走皆從林邑山則當時征求之急亦可見

矣

楚詞云折踈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瑤華謂麻之華
白也詩載木桃木李樺椒芍藥之類皆相贈問之物
所謂踈麻者所以贈問離居也謝靈運南樓遲客詩
云瑤華未堪折蘭茗已屢摘路阻莫贈問何以慰離
折蓮嶺溪行云握蘭徒勤摘折麻心莫展駱賓王思
家詩云旅行悲泛梗離恨斷踈麻錢起題輞川詩云
折麻定延竚乘月期相尋皆用楚詞意用於離居至

於起贈趙給事詩乃云不惜瑤華報木桃則是以瑤華為玉誤矣

東坡賞枇杷詩曰魏花真老伴盧橘認鄉人又曰客來茶罷空無有盧橘楊梅尚帶酸則皆以盧橘為枇杷也彼徒見上林賦有盧橘夏熟之語遂以為枇杷審爾則夏熟之下不當復有黃甘枇杷攃柿之品然唐子西李氏山園記言有一物而為二物者如上林賦所謂盧橘夏熟又言枇杷攃柿是也若據子西言則

盧橘卽枇杷矣李白宮中行云盧橘為秦樹許渾送表兄奉使南海云盧橘花香拂釣磯若以為枇杷則何獨秦中南海有耶錢起送陸贄詩云思親盧橘熟用陸績懷橘事則又以為木奴益無按據

白樂天賦有木八章其六章託弱柳櫻桃枳橘杜黎野葛水榿以諷在位者至第七章則曰有木如凌霄擢秀非孤標偶依一株樹遂抽百尺條自謂得其勢無因有動搖一旦樹摧倒獨立忽飄飄疾風從東來吹

折不終朝又專以諷附麗權勢者其八章則曰有木
名丹桂四時香馥馥風影清如水霜華冷如玉獨占
小山幽不容凡鳥宿重任雖大過直心自不曲縱非
梁棟才猶勝尋常木蓋樂天自謂也樂天素善李紳
而不入德裕之黨素善牛僧孺楊虞卿而不入宗閔
之黨素善劉禹錫而不入伾文之黨中立不倚峻節
凜然於八木之中而自比於桂殆未為過也

酉陽雜俎言隋朝種植法七十卷不說牡丹則隋朝花

藥中所無也然北齊楊子華在隋朝之前乃有畫牡丹處極分明之句何耶至唐則此花盛矣柳子厚龍城錄載宋單父能種藝之術牡丹變易千種上皇召至驪山種花萬種色樣各不同信乎人力或能勝天工也歐永叔洛陽牡丹圖詩云當時絕品可數者魏紅窈窕姚黃妃壽安細葉開尚少朱砂玉版人未知四十年間花百變最後最好潛溪緋自唐天寶至本朝熙豐間三百餘年宜其花種日盛然見於圖者九

十種而已豈能登萬樣之數哉柳惲詩云近來無奈
牡丹何數十千錢買一窠今朝始得分明見也共我
葵較幾多王文康公詩云棗花至小能成實桑葉雖
柔解吐絲堪笑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事只空枝皆激
逐末之弊者也

歐公在揚州暑月會客取荷花千朵插畫盆中圍繞坐
席又命坐客傳花人摘一葉盡處飲以酒故荅呂通
判詩云千頃芙蕖蓋水平揚州太守舊多情畫盆圍

處花光合紅袖傳來酒令行然維揚芍藥妙天下可
以奴視荷花而是時歐公不聞有芍藥勝會何耶東
坡在東武四月大會於南禪資福兩寺剪芍藥置瓶
盎中供佛外以供賞翫不下七千餘朵有白花獨出
於衆花之上圓如覆盂因有兩寺裝盛寶瓔珞一枝
爭看玉盤盃之詠惜乎歐公未知出此

杜子美古栢行云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
沈存中筆談云無乃太細長乎余謂詩意止言高大

不必以尺寸計也詩評載王郊大夫竹詩示東坡其一聯云葉排千口劒幹聳萬條槍坡曰十條竹一箇葉也若郊者又何足以語詩乎坡又云人看王郊詩若能忍笑誠為難事蓋謂此耳

珍木奇卉生於深山窮谷之中不遇賞音與凡木俱腐好事者之所深惜也唐招賢寺有山花色紫氣香穠麗可愛以託根招提偶赦於樵斧因為幸矣而人莫有知其名者白樂天一日過之而標其名曰紫陽於

是天下識所謂紫陽花者其珍如是也豈不為尤幸乎樂天之詩曰何年植向仙壇上早晚移栽到梵家雖在人間人不識與君名作紫陽花忠州鳴玉溪有花如蓮葉如桂香色艷膩當時亦無有識之者樂天又賦詩云如折芙蓉栽旱地似拋芍藥挂高枝雲埋人隔無人識惟有南賓太守知嗚呼抱道懷材之士埋光鏟采於山林臯壤之間如此花者多矣求如樂天之賞鑒者孰謂無其人乎

皮日休嘗謂宋廣平正資勁質剛態毅狀宜其鐵腸石
心不解吐婉媚辭然其所為梅花賦清便富艷得南
朝徐庾體殊不類其人故東坡亦有請君援筆賦梅
花未害廣平心似鐵之句近見葉少蘊效楚人橘頌
體作梅頌一篇以謂梅於窮冬凝嚴之中犯霜雪而
不懾毅然與松栢並配非桃李所可比肩不有鐵腸
石心安能窮其至此意甚佳審爾則唯鐵腸石心人
可以賦梅花與日休之言異矣

文選海賦云雲錦散文於沙汭之際故謝靈運詩有赤
玉隱瑤溪雲錦被沙汭之句觀其語意正言沙石五
色如雲錦被於岸爾世見韓退之作曲江荷花行云
撐舟昆明度雲錦遂謂退之以雲錦二字狀荷花其
實非也謂之度雲錦言舟行於五色沙石之際豈謂
荷花哉

竹固多種所謂桃枝竹者叢生而節疎亦謂之慈竹言
生不離本也王勃所謂宗生族茂天長地久萬牴爭

盤千株競紉者梁簡文荅獻簞書云五離九折出桃
枝之翠筍皆言桃枝竹也若桃竹則異是矣老杜桃
竹杖引云江心蟠石生桃竹斬根削皮如紫玉則其
色正紫今桃枝竹不然東坡援柳子厚詩云盛時一
失貴反賤桃笙葵扇安可常初不知桃笙為何物偶
閱方言宋魏之間謂簞為笙方悟桃笙以桃竹為簞
也坡又云桃竹葉如梭身如竹密節而實中犀理瘦
骨豈非以此竹為簞耶梅聖俞云誰知廣文直桃簞

冷如水恐亦是用此竹

成都記杜宇又曰杜主自天而降稱望帝好稼穡治郫城後望帝死其魂化為鳥名曰杜鵑故老杜云昔日蜀天子化為杜鵑似老鳥又曰古時杜鵑稱望帝魂作杜鵑何微細又曰我見常再拜重是古帝魂博物志稱杜鵑生子寄之他巢百鳥為飼之故老杜云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嗔仍為餵其子禮若奉至尊又云寄巢生子不自啄羣鳥至今與哺雛老杜集中杜

鵲詩行凡三篇皆以杜鵑比當時之君而以哺雛之
鳥譏當時之臣不能奉其君曾百鳥之不若也最後
一篇徒言杜鵑垂血上訴不得其所蓋說明皇蒙塵
之時也故末句云豈思舊日居深宮嬪嬙左右如花
紅

元微之謫通州白樂天有詩云寅年籬下多逢虎亥日
沙頭始賣魚後人有東南行云亥日饒蝦蟹寅年足
虎軀張籍云江村亥日長為市山谷亦有魚收亥日

妻到市之句

人之悲喜雖本於心然亦生於境心無係累則對境不變悲喜何從而入乎淵明見林木交蔭禽鳥變聲則歡然有喜人以為達道余謂尚未免著於境者歐永叔先在滁陽有啼鳥一篇意謂緣巧舌之人謫官而今反愛其聲後考試崇政殿又有啼鳥一篇似反滁陽之詠其曰提胡盧不用沽美酒宮壺日賜新撥醅老病足以扶衰朽百舌子莫道泥滑滑宮花正好愁

雨來煖日方催花亂發末章云可憐枕上五更聽不似滁州山裏聞蓋心有中外枯菀之不同則對境之際悲喜隨之爾啼鳥之聲夫豈有二哉

老杜白小詩云白小羣分命天然二寸魚細微需水族風俗當園蔬言白小與菜無異豈復有厚味哉故白樂天亦有下飯腥鹹白小魚之句余謂魚始二寸已就烹魚之窮也寒士又從而食之其窮抑甚梅聖俞有琴高魚詩云大魚人騎上天去留得少鱗來按觴

又有針口魚賦云有魚針喙形甚小常乘春波來不
少取之一掬不重銖抄則白小之魚尚為丈人行也
縮項鰯出襄陽以禁捕遂以槎斷水因謂之槎頭縮項
鰯孟浩然云魚藏縮項鰯老杜云謾釣槎頭縮項鰯
皆言縮項而東坡乃謂一鈎歸釣縮頭鰯或疑坡為平
側所牽乃爾殊不知長腰粳米縮頭鰯魚楚人語也
文房四譜載段成式以靈藍紙贈溫廷筠有詩云三十
六鱗充使時數番猶得表相思謂鯉魚三十六鱗充

使謂憑鯉魚寄書也用文選呼兕烹鯉魚中有尺素
書之義沈存中筆談云鯉魚當脇一行三十六鱗
有黑文如十字故謂之鯉二宋亦嘗用此而聞其說
元憲云私書一紙離懷苦望斷波中六六鱗景文云
君軒戀結蕭蕭馬尺素愁憑六六魚謂六六三十六
也

柳子厚有放鴈鵠詞人徒知其不肯以生命供口腹其
仁如是也余謂此詞乃作於詔追之時有自悔前失

之意故前言狗媒得食不復顧後言同類相呼莫相顧媒與類皆謂任文也

潮州上强精舍寺有陳朝觀音商仲容書寺額三門高百尺謂之三絕又池有金鯽魚數年一現故白樂天詩有唯有上强精舍寺最堪遊處未曾遊之句蓋為此也臨安六和寺亦有金鯽池蘇子美六和寺詩云松橋待金鯽竟日獨遲留亦以其出有時故竟日待之云爾自子美之後四十年東坡始遊茲寺嘗投餅

餌待之乃略出不食復入坡以謂此魚難進易退而
不妄食宜其壽若此其語深有味也

韻語陽秋卷十六